

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出版“中国日记”

美国现任总统的父亲、前总统乔治·赫伯特·沃克·布什,1974年的时候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还是一只“菜鸟”,他当时的职务是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,正在为身陷“水门事件”泥潭的尼克松总统左抵右挡。如果不是尼克松被迫辞职的话,老布什有可能当上副总统。尼克松的继任者为了安抚对共和党忠心耿耿的老布什,拿出驻法国或者英国大使的美差让他挑选。令人意外的是,老布什却选择了红色中国——刚刚与之恢复交往的美国在北京开的“联络处”任职。1974年10月21日下午,时年50岁的老布什飞抵北京,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(其实就是驻“神秘中国”的美国大使),任期13个月。



老布什和妻子芭芭拉在天安门前合影,这张照片让他获得了“自行车大使”雅号

资料图片

1974年10月21日:去中国,因为好奇与神秘
对前往中国的选择,我扪心自问:“我是为了逃避吗……是为了躲避新闻媒体和‘水门事件’吗?是为了躲避一切丑恶的事吗?是觉得前往中国是最简单的(解决麻烦的)办法吗?”我认为答案是“不”,(我去中国)是因为中国的好奇与神秘……
国务院里的人对我们的(新)对华政策吓得要死。国务卿基辛格因为把牌捂得太严,以至于再能干的(国务院)官员们也拿不出什么(中国政策)好创意。我当时希望能有机会结识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——不管可能会是谁。然而,所有的人都告诉我,这是不可能的!但我的政治本能告诉我,这份新工作值得一试,并且能干得不错。

1974年10月22日:猜查看,毛主席在哪里?
毛主席与丹麦首相会了面,当时有各种各样毛主席身在何处的猜测。丹麦人不方便说,因为他们发誓保密。有些人猜毛主席已经离开北京到乡下了,为的是好看留在北京的领导人将怎么表现;还有人猜测说,毕竟毛主席的岁数大了,所以应该还在北京家中。现在的问题是,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里,大家都在猜测,也在议论。这是有8亿人口的国家,但保密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。至少我们的耳里听不到什么。神奇,真是太神奇了!

1974年10月27日:登西山,我想起了纽约
周六,我和丹麦官约翰以及玛莎·霍德里奇一起登西山。西山的风景很美,但爬起来也挺累。西山门前立一牌子,上书“不许摘红叶”。然而,在我们登山途中,我看到许多士兵和孩子手里都拿着红叶,是那种浅红的颜色。

上山的路有点脏,有好多的尘土,还有冰棍纸和报纸做的包装袋。这让我想起了纽约的某些地方,整个公园里到处都是喇叭。刚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可当它们开播时,走在我们前面,穿着灰大衣的4个孩子彼此看了一眼,然后用手捂住耳朵,好像不愿意听喇叭里播的内容。

1974年11月1日:见小平,拘谨得忘了问问题
我去拜访(时任副总理的)邓小平。他个头很矮。当我们步入他的办公室时,先被人领到屋子中间与他合影。玛莎·霍德里奇和我一左一右站在邓的两边。然后被领到会客室,我们会面的时间很长,讨论感觉不错……我告诉他,我们的中国政策应该有长足的发展才是。邓小平显得很冷静,他准确地给出了农业人口数据。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印巴战争,但邓还是谈及对印度的关注。不过,由于我太拘谨了,所以来不及问中国(为印巴冲突)做了些啥。

1974年11月3日:有冲突,有些事很无奈
我们的一人昨天在明朝陵墓(注:指十三陵)遇上了麻烦。他驾驶车辆的两个前轮压过了立有“外国人不准入内”牌子的警戒线……两个半小时的混乱后,来了一些军官,然后就让我们的人离开了……这让我看到友谊、宴会和热情以外的另一面。总之是不

1974年11月17日:看新闻,对骂美国感到不忿
在“红色新闻”上看到对美国的抨击,会产生出一种不忿的感觉。中国感觉它必须攻击美国——帝国主义、掠夺小国等等。但我真不知道,假如我们也还击的话,他们会怎么想呢?

1974年11月26日:基辛格让人怕得要死
简直不敢让人相信,手下人对基辛格是怕得要死:“他要来吗?他真的要来吗?”我参加了基辛格与邓小平的多次会面。基辛格在与邓

的会面中表现得非常聪明,对历史和国际局势有很深的把握,他应该是最出色的。这与他对手下的态度截然相反。在周三早晨的会晤中,他大声地嚷嚷:“我要我的手下,我要他们所有的人马上到这个房间里来!我让他们现在就在这里!”可他们现在在哪里?”我这才明白,他就是这样保持工作节奏的。

1975年5月29日:跟中国人深交不容易
我觉得挺惊讶的,跟中国人深交是没那么难。那是一项很难的工作。我一直相信我会认识更多的人,比其他美国人与中国人有更好的私交。但当你与他们深交时,你会觉得你想拿起电话找到某个人,然后交谈东南亚或者苏联局势这样的事是几乎不可能的。如果他们有事,他们想交流,他们会打电话找你,但在大事上,在很长时间内,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景。

1975年7月30日:怀念北京的自行车铃声
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声音:清晨,公园里的歌声,许多公园都有非常动听的歌声;孩子们走队列时“一二一”的口令声;北京城内从来不间断的喇叭声,自行车铃声,以及孩子们在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,还有就是不论是在火车上、公园、大楼以及其他地方随处可听到大广播传出的声音。 据《青年参考》雷怀

被劫持近十小时 智勇总经理险中逃生

受惊吓、挨打、反抗、斗智、逃生……云南昆明某公司的总经理韩某独自和歹徒周旋了近10个小时,歹徒险些夺去了韩某的生命。在生死面前,韩某冒死一跳,终于摆脱了折磨自己近10小时的歹徒。

昨日12时许,在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输液室三号床,韩某稍微平静了一下,向记者讲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

公司楼下 歹徒拔刀

12月21日,尚在文山出差的韩某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。正在韩某纳闷之际,对方十分客气地称,自己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,手上有一批鲜花,大约重几百公斤,需要通过韩某的航空客货托运公司空运到山东。出于对陌生人的戒备,加上公司业务的规定,韩某要求对方和货运部经理联系,可是对方始终坚持要见他。韩某只好答应回昆明后与其联系。

韩某清楚地记得,12月23日,出差多日的他本想多睡一会儿,可是一早便被一个东北口音吵醒,恰逢周日,员工都在家休息,上午9时许,韩某公司里一片安静。刚到办公室,他又接到了陌生男人打来电话称马上就会到公司来。过了半个小时,安静的楼道里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,接着,一名身高不足1米7、皮肤白皙,体型较胖的凶险男子走进了韩某办公室,身后紧随一名身穿蓝色联防作训服的男子。走在前面的胖子首先开了口,一股浓重的东北口音,让韩某记忆犹新。那胖子称,自己是替洪老板来请韩某的,具体的事宜请韩某到他们公司详谈。韩某犹豫了一下,还是跟着他们下了楼。由于司机休息,他本想自己开车出门,可对方一再要求同乘。随即,韩某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,但他还是鬼使神差地上了对方的奇瑞车。

“不许动,再动就弄死你。”刚才还笑容满面的东北胖子突然面色狰狞。没等韩某反应过来,东北口音的胖子跟着韩某跳上了车,先前在车上坐着的男子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匕首,抵住韩某的右后腰部,随后,他不敢动弹,生怕一动刀尖就刺进他的腰部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胖子也摸出一把刀子对准了他的左胸。他只能在两把刀的夹击下坐着,望着车子逆行冲出了和平村,上了北京路。

公路上踢窗抢枪

短时的惊恐过后,韩某开始逐渐平静下来,始终注意观察车外的境况,思考如何逃生。与此同时,坐在左右两边的两名歹徒开始对他拳打脚踢,嘴里念叨着:“知道惹谁了吗?”韩某说自己才从国外回来不到一年的时间,没有和人结怨。当他口中吐出“不知道”三个字后,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的那名“联防”也坐不住了,从怀里摸出一把手枪,顶在韩某的额头处。这时,韩某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“我不能再等了,要是出了市区我就没有逃生的机会了。”为了逃生,韩某使劲用右臂肘部拐右边那名男子,左手也顺势去抢顶在额头的枪。“好凉,是真枪”。求生的本能让韩某忘记了恐惧,韩某的心不禁颤了一下。虽然身体被困,但是求生的愿望由不得他恐惧,他更加拼命地努力。歹徒将其按住,可他还是用脚猛踢车玻璃。玻璃没碎,渐渐地,韩某放弃了反抗。身子倒在了车上,后排的两名男子使劲按住他,不准他动弹。但是,他的右脚还露在外面,他觉得机会来了,但机会只有一次。“我必须用力把后挡风玻璃踢碎,这样后面的车子才能看见我在挣扎,我的脚也才能伸出去,可是我拼尽了全力,玻璃没有踢碎,希望也破灭了。随后,我开始沮丧了,放弃了反抗。但是我心里从没想过要放弃求

生的希望。”韩某说。虽然他们一直在狠命地踢打,但韩某已经忘记了疼痛。随后,歹徒用胶带把韩某捆了起来,还用胶带蒙上眼睛。

眼睛被蒙 到了旅游区

不知过了多久,车窗外突然传来一个导游的声音。如果说最初还有些许恐惧,到了这个时候,他已经开始进入一级戒备状态,“就在车子转到西山脚下时,已经去世的母亲的身影突然闪现在了我的面前,就那么一瞬间,坚定了反抗到底的信念。”接着,家中的父亲,亲人,还有公司没有做完的好多事情成了他担忧的问题,除了心有不甘外,他根本不知道痛。歹徒开始对他进行了新一轮攻击,用黄色的胶带把他的双手和双腿分别捆在了一起,最后把他的眼睛和嘴巴都捆了个遍,在自觉万无一失的情况下,才停止了殴打。

“各位朋友,西山到了!”一阵甜美的导游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,本想求救,可是他嘴巴被封住,他又一次与逃跑擦肩而过。随后他只能听见左边的胖子在付钱,交停车费,还能感觉同时还有很多的车子和人从窗户边经过,他尝试着。挣扎求救,无奈手脚被捆,只好作罢。过了一会,胖子将韩某衣服划开,罩在韩某头上。胖子还是不放心的,生怕他会记住来时的路,又用刀将他身上的衣服划开,并罩在他的头上。只觉得原本漆黑的世界更加黑暗,但他并不害怕,他告诉记者,因为有妈妈在天堂帮助着他,他想到的是:一定要反抗到底,哪怕最后一死。

挑开胶带 威胁割断拇指

看见韩某不闹也不反抗,车内一片寂静,歹徒反而感到不习惯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韩某只感觉车子一直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路开,气温也逐渐低了下来。过了一会,东北胖子拿出了手机,“老板,人已经捆了,我们现在在一号点,

下面怎么办?”韩某听到电话那边的人要求到“二号点”等待,车子于是继续前行。

在山路颠簸了很久后,他们突然发现路上变得人声嘈杂,惊恐万状的歹徒立即按下了韩某的嘴,不准他出声。车内一点声响都没有,突然,韩某的手机响了,歹徒吓坏了,立即开始对他身上进行搜索,关闭了手机。韩某随身携带的四张信用卡、手表和现金均被歹徒洗劫一空。

韩某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,没多说半句话,他觉得那个时候根本不是逃跑的时机。过了十多分钟,车子停下了,右边的男子下了车,他听见旁边有明显的关车门的的声音,接着,又上来一名男子,冲韩某咆哮:“看你牛,还敢开枪,还敢反抗。”拳头雨点般密集地砸在了韩某身上。他开始知道疼痛,他们每打一下,他都数一下,心里的怨恨也就多了一分。突然,韩某感觉右手拇指有些冰凉,一把尖刀挑进了胶带,胖子则将胶带挑开,拔出了他的大拇指。不停地说:“小心老子把你的拇指剁下来,看你怕不怕?”而胖子则鬼鬼祟祟地在旁边做着什么,后上来的男子又是对他一顿暴打。而此时,韩某除了等待时机逃生,其他的恐吓对于他都无济于事。

要钱40万 与歹徒机智周旋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歹徒也开始坐立不安,而韩某反倒显得平静。就在歹徒准备割手指那千钧一发之际,电话铃声再次响起,电话那头的“老板”要求从韩某那里索要40万元。接到命令后,歹徒如同注入了强心剂一般,再次来了精神。扯着嗓子对他喊:“听着,现在给你两条路,要钱赎命?还是让我们把你弄死?”这时,韩某突然心里有了点底气,因为他知道歹徒要的是钱,自己还有生机。但也没有迅速回答,歹徒则按捺不住,再次对韩某一顿暴打,他被卡

在车子后排,四肢被捆绑,眼睛和嘴巴都动不了,他只能任由他们摆布。当他点头同意给钱时,歹徒才将捂在他嘴上的胶带拆掉,随后要求他和朋友取得联系,到处筹钱。

在此期间,歹徒们见有人到来,曾多次辗转,最后,在四号点,他按照歹徒的要求分批向亲友各要5万元以免引起怀疑。在他和最好的朋友取得联系时,他感到了一阵莫名失落,对方得知要借钱,也不多问只称回公司再说,便把电话挂了。他心里难受得不行。可是他还是坚强地拨通了第二个电话,虽然歹徒刀尖顶着他的喉咙,但他还是机智地向自己公司的货运部杨经理:“你去找朱哥借5万块钱,我要付团队款。”接着,歹徒接二连三要他打电话,但是他一直称号码在被歹徒扔掉的电话卡里,自己只能联系上这两人。他一遍一遍地催促着好朋友和货运部经理,对方似乎也觉察到他情况不妙,特别是杨经理觉得他自己通常向公司要钱,怎么韩某突然反常找自己要钱,而且还要找警察朱哥,付的还是旅行团的团款,诸多的疑问让他察到了端倪,在征求了朱哥的意见后报了警。

为了安慰尚在歹徒手中的韩某,杨经理在随后的电话中表示,款马上就筹到,让歹徒在山下具体地方接应,同时也暗示韩某别着急,再坚持一下。韩某终于看到了希望,紧绷的心弦也落了地,他和歹徒商量,将接钱的地点定在十里长街的伊天和银海森林小区。同时还把自己的几张信用卡密码告诉了歹徒,歹徒也放松了警惕。随后,歹徒将银行卡号和名字发到了韩某朋友的手机上,朋友也发现了情况不妙,积极配合着。

杨经理称,就在韩某和歹徒周旋时,山下一自称姓张的人先后11次焦急地找他要钱,他在找好了警察后一到伊天便抓住了接头的小伙。

同伴被抓 歹徒欲撕票

当得知山下的同伴被抓,山上的歹徒不再有耐心,四个人都围着他们左右围困,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,胖子甩出一句话:“你的死期到了,你活不过今天。”话毕,韩某也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。“就在听见他们说我的死期快要到了的时候,我就想拼死一搏,虽然手脚被捆绑了,但我的嘴巴还能动,哪怕咬下他们中某人的鼻子、耳朵我都能减少些遗憾。”韩某话语中充满了愤怒。他们把车子又开了一截,只听见胖子连喊:“小心,小心,别倒了,车要掉下去了。”韩某立即要求上厕所,下了车,他特意伸出左脚,探了探,发现脚底有空地,没有片刻考虑,他就纵身跳了下去,顺着树丛滚了很长一段距离,自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,当发觉歹徒并没有追下来,他使劲用捆绑着的双手推开了蒙在眼前的胶带,睁眼的刹那,虽然眼前一片迷茫,但是心里却有一种大难不死的痛快。他还特意回头看了看山上,在确认自己真的安全了,他才用尽最后的力气挣开了束缚自己四肢的胶带,一瘸一拐地摸索,脚下的鞋子不见了,他只能深一脚浅一脚走路。

天色已经擦黑,他突然看见山下有菜地,远处有山村,他好想一步就跨过去,但是那段路对于他而言则是漫长不已。到了村主任家,当他拨通第一个电话告诉朋友自己平安后,心也稍微有了放松。接着他还是报了警,同时躲在村主任家等待救援。受到了太多惊吓的他突然接到了村主任的一双拖鞋和两个橘子,心里感动到了极点,连称事情结束后定会回来看看他们一家。

不久,他终于回到了昆明,危险彻底远离。经过了惊心动魄的近十个小时的折磨后,刚从新西兰归国的韩某获救了。

目前,云南省公安厅已经要求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,对此事做进一步调查,而韩某则没有生命危险,等待进一步治疗。

《生活新报》李茜